



(榮穫北美洲世界日報 及 孟郊母親節徵文比賽獎)

媽媽,我愛 ♥ 妳 ♥

王申培 © (筆名 山風、海山) 《劍橋遊子吟》 --- 我的遊子情懷

「噢! 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詞,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 —樂聖 貝多芬(Ludwig Beethoven)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九》

「孟郊故居遊子吟,曲罷不禁淚盈盈: 熱情學妹鮮花獻,轉與慈母何處尋?」

我親愛的媽媽雖然已離世多年,但仍然好像無時無刻不活在我身邊。永恆的**愛**♥,不老的心。

在我教學作和研究工作多年的美國麻州劍橋市,沿著牛津街和查爾士河邊,美麗的長春藤聯盟哈佛大學校園內,有一座歷史悠久的音樂廳-培恩廳(Paine Hall)。長久以來,不知演出過多少場精彩的音樂會。自然也包括了旅美華人的 MIT 劍橋合唱團在內。每一次那優揚樂耳的中外名曲,往往能激勵起中外聽眾熱烈的回響和感動。不僅宣揚了中華文化,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更不知撫慰了多少海外遊子的鄉愁。

在培恩廳舞台的上方,刻了許多偉大音樂家的姓。包括了樂仙莫扎特、舒伯特、音樂之父巴哈、樂聖貝多芬,噢,對了,還有常被世人與巴哈和貝多芬合尊稱為三 B 的布拉姆斯。多少年來,不論是在臺上表演高唱或是在臺下聆聽欣賞,我總能覺得被一種溫馨的氛圍環繞著,能感受到這些偉大心靈的振撼。譬如一見到貝多芬的名字就會想起「第九《合唱》交響樂『歡樂頌』」,一想起莫扎特就會聯想到歌劇「費加諾的婚禮」,巴哈,則是「佈蘭登堡協奏曲」,舒伯特,「鱒魚」、「聖母頌」和「野玫瑰」。而布拉姆斯呢?噢,怎能不教人想起他的傑作《大學慶典》序曲。尤其是其中由銅管合奏出的莊嚴主題「耶拿」(Jena)大學的學生會歌「我們建造了巍峨的殿堂」(Wir hatten gebauet ein stattliche Haus<u>)《且讓我們歡笑吧》(Gaudeamus igitur)</u>。有趣的是,此曲與我國唐朝大詩人孟郊膾炙人口的傑作《遊子吟》,無論是在意境、結奏、和韻味上都自然而然地配合得天衣無縫。至今還有很多人以為這有濃厚中國風格的歌是中國人作的曲哩。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英雄所見略同,文學、藝術、音樂、文化本無國界,雖有差異但更有不少相通處。多麼有趣有意思的巧合阿。....

長久以來, 無論是海峽兩邊和太平洋兩岸,或全世界各地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能聽到這首歌曲《遊子吟》。尤其是每年母親節,籍著這首充滿感性的曲子,由衷傾述了普天下的慈母心和遊子情懷。更不知激發了多少人的熱淚。少小時在台灣長大,從小學到中學到台大合唱團,乃至來美後在 MIT 劍橋合唱團,這首歌一直是我的最愛。每每帶著淚水唱這首《遊子吟》時,又怎能不想起自己的母親來?...

那正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歷史上最多災多難天翻地覆動盪不安的時代。腐敗的滿清政府剛被推翻, 民國初年軍閥各地割據分裂的局面眼看就要被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成功。卻引起強鄰日本帝國主義的覷覷,發動全面侵華,掀起二次世界大戰。億萬炎黃子孫民眾倒懸,神州錦繡河山慘遭蹂躪,中華兒女生靈塗炭,龍的傳人遍地呻吟。爸爸毅然投筆從戎,從山東老家離鄉背景,跋涉千山萬水 隨著部隊 轉戰到 四川成都。在那兒認識母親,結婚生下姐姐川培和哥哥蜀培。抗戰勝利後,不幸國共內戰接踵而至,全家再隨政府逃難到剛剛從日帝手中光復的寶島台灣省。於是乎,我就如此這般地在新竹空軍基地樹林頭 眷村長大。

爸爸常隨部隊調動,很少在家。學醫的媽媽一面在空軍診療所服務,一面照顧家事養兒育女倍極艱辛。母親教養子女,非常尊重我們的性向和志興。姐姐從小就喜歡音樂。小學時家裡買不起鋼琴,她就把媽媽的洗衣板抱在腿上,把板上凹凸不平的格子當作是鋼琴的黑白琴鍵,一面唱著旋律一面用雙手手指演練彈琴的動作。看得媽媽心愛、心酸又心疼。終於咬咬牙費盡心血積蓄買了架鋼琴,培養姐姐進入音樂學校。哥哥身材魁武一副山東大漢的模樣,從小就喜歡玩飛機模型,常常看著蔚藍的天空出神,壯志雲霄。媽媽雖然捨不得覺得危險,但仍然尊重哥的志趣,培養他進入空軍幼校、官校。後來果然跟爸爸一樣作了飛將軍,翱翔青天白雲間。而我哩?從小喜歡數學理工,後來自然就進入交大和台大電機研究所。三個小孩能各得其所,志趣得以發揮,人格正常成長,母親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愛心養育,實有莫大的影響。

但影響我們更深的是爸媽的宗教信仰,帶領全家都成為基督徒,相信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耶穌基督的愛可以拯救世人得永生。這信念影響我們全家至巨,支持著我們屢屢度過慘烈的遽變和危難。 想著、想著,我的眼睛不覺再度模糊起來。淚光閃閃中,我彷彿又回到交大要畢業的那年,在空軍當飛行軍官的哥哥不幸為國捐軀。噩耗傳來有如晴天霹厲,家中一片愁雲慘霧。爸媽更是傷心得悲痛欲絕。親友和姐姐在新竹一女中的學生紛紛攜帶鮮花來慰問,至表哀悼。媽媽卻強忍著淚水拿出聖經要姐姐翻開《約伯記》,一句一句唸給他們聽,反而安慰大家。我當時望著房間角落哥哥心愛的吉他和聖經筆記本,想起他在信中對我說的:『小弟,記著,我們如果勇敢作戰,如同英勇的士兵,神必從天上幫助我們!切記,〈詩篇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雖然行過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竿你的杖都安慰我....」我一時竟悲從心來,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原本懸掛在客廳天花板上的吊燈,不知怎的忽然掉了下來。只聽見『嘩啦!』一聲,玻璃碎片砸得滿地都是。所幸無人受傷,但卻把我從極度悲痛的昏玄中,驚醒了過來。好像上帝藉著哥哥在天之靈,給我們敲了一記暮鼓晨鐘,要我們不要太傷心,要警醒振作起來!

三兄弟姐妹當中,哥哥長得最像爸爸,最有愛心也最孝順。他在家時,常以身作則教導我如何作家事為爸媽分勞。爸媽的皮鞋他擦得最亮。後來他去了岡山空軍官校,有一次收到媽媽寄去的雞腿,他馬上回信說:『一隻雞只有兩隻腿,應該讓爸媽享用,寄給我實在太不敢當了...』媽媽看了信,眼圈發紅。哥哥去世後,我為了安慰爸媽,討爸媽高興,常刻意把爸媽皮鞋擦得亮亮的。但爸媽卻抱著烏黑發亮的皮鞋,老淚縱橫,因為:『一看到就想起哥哥。』...

我們全家都極重感情。這麼多年骨肉手足之情,更何況哥哥是三代單傳下來的長子。家中突然遭受這麼大的打擊變故,本來是很容易就被擊垮,從此一蹶不振的。好在信仰給了我們力量,聖經的話成了我們日用的靈糧,支持住我們全家於不墜。爸爸更因此進入一傳道學校,後來成為傳道人,四處宣楊福音。這一切奇異恩典若不是因著神的大能大愛又是什麼呢?

父親去世後,正值大陸從閉關自守中逐漸開放。我陪伴年邁的母親回到成都老家探親。好

多親友早已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鬥慘死,母親與四十多年不見浩劫餘生的親人相擁哭成一團,隨後更哭倒在外公外婆墳前。可憐母親早年隨從軍中的父親離鄉背井,『別淚遙添錦水波』,在亂世中巔跋流離,輾轉征戰倍極艱辛。從此海峽兩岸隔離,四十年音訊全無。如今母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白髮」衰』,不見爹娘最後面,哭倒墳前淚雨垂。在這天災人禍的大動亂時代裡,不知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相愛的人被迫分手,『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人世悲涼如此,情何以堪?那年春天,到碧潭空軍公墓為哥哥的墳掃墓種松。在高高的「碧血英風」紀念碑前,我一直擁著母親輕拍她老人家的背,手巾全濕了。我強忍著淚水,抬頭舉目仰望滿天的晚霞。唉,多少青年離開心愛的人,為國捐軀,埋骨在這青松翠柏的山間,精神靈魂與天地常存。想想,才二十多歲的嫩骨啊,那不正是當年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的革命先烈,林覺民一般大的年齡嗎?不正是生命力最旺盛,充滿希望前程似錦的豆蔻年華嗎?怎不教媽媽錐心泣血慟哭愛兒?

來美二十多年,幸賴老天保佑,辛辛苦苦總算學有所成,成家立業,媽媽她老人家來往於 東西兩岸姐弟家中含飴弄孫安享天倫晚年。然而『神未曾允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 蔓』,萬萬想不到家中災變再起。那年紐英倫的冬天特別冷,創下最低溫和降雪量的最新紀錄。 寒風刺骨的凌晨,天還沒亮,白色的雪花自天空中冉冉飄落。我和小兒球球睡眼惺忪地勉強起 床,出門刷車鏟雪然後挨家挨戶送報。天雪路滑,寸步難行,真個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 太行雪暗天』。一不小心倆人都摔了一大跤。腰腿摔得好痛,父子不禁相擁成一團,互相安慰。 我緊緊的抱著小球兒,望見他被寒冷的西北風吹得鮮紅的小臉,發紫的嘴唇,頭上帽子破的洞 一直沒縫補起來。唉,可憐沒娘的孩子,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那首兒歌:『世上唯有媽媽好/沒 有媽媽的孩子最煩惱/..』 一時激動莫名情不自禁,滿眶熱淚一滴滴落在雪地上。把大地的 冰雪融化成一道道江河,好個:「無邊『熱淚潸潸』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君不見黃河『淚 水心中』來,安奔流到海不復回」。前些時候不是還與『她』在一起歡唱麼?不是還手牽著手 沿著劍橋美麗的杳爾士河邊 , 哈佛和 MIT 碧綠校園青翠的草地上散步嗎? 不是還歡歡喜喜地 一起參加愛兒小球的音樂劇表演嗎? 不是還在孤燈月影下幫她把論文一頁頁掃描進電腦裡, 再 一張張打印出來合作愉快嗎? 十多年來好不容易父兼母職, 幫 『婦』教子, 千辛萬苦幫助她來 到美國,得到公民,完成她心願得到哈佛博士學位,找到她所喜歡的理想教授職位 ... 怎麼如 今轉眼義斷情絕翻臉就走?...我屢屢在電話中跟媽媽說著說著就會泣不成聲,甚至忍不住大 聲哭喊道: 『媽媽呀! 媽媽呀! 我怎麼這麼笨? 十年了, 居然一直被瞞在鼓裡一點都不知 道 』年邁白髮蒼蒼的媽媽於心不忍,從西海岸加州那兒飛過來,抱著安慰我拍我的背,說 道: 『乖兒子, 你不笨... 因為你太愛她, 全心信任她, 從不懷疑她, 也從不懷疑自己一向尊敬 的有婦之夫爺爺輩長輩,所以才不知道 ... 真虧 老天保佑你,還好你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才 能安然度過。否則萬一被你無意中撞見 ... 那後果真不堪想像 ...』

阿,不是嗎? 想想【金瓶梅】裡潘金蓮的丈夫武大郎不幸被西門慶和潘金蓮害死的故事,還有最近發生在 D. C. 年逾古稀 張天 X 老作家『乾女兒』賀 X 珍女士的丈夫周 X 揚君的命案,不都是因為被當事人撞見,洞悉秘情,而釀成的不幸家庭大悲劇嗎? ... 真是感謝上帝藉著媽媽慈祥濬智的言語,一針見血,最佳良藥。使我心胸豁然開朗,不再怨天尤人。每當偶而情緒不佳陷入痛苦的回憶中無法專心作事,我就會想起媽媽引用聖經激勵我的話:『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就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從天而降,支持著我從新振作起來。

1996 年欣逢母校交大百周年校慶,大陸四個校區和台灣省校區聯合起來舉行盛大隆重慶典。我接到請柬,卻猶疑良久,不肯成行,很怕碰到同窗老友攜家帶眷妻女成群歡歡喜喜來參加,我能說些什麼呢?多尷尬阿!但媽媽不斷鼓勵我應該去,:『孫兒我來帶,你就去散散心罷。』多謝慈母心,我終於參加了這次百年難得一見的,橫跨中華大地海峽兩岸五市新竹、上海、西安、成都、和北京的歷史壯舉。到達西安交大時,經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郊等的故居,我籠罩在一股濃郁的唐詩氛圍中,興奮極了,感觸啟發良多。在依依不捨溫馨的惜別

會上,我忽然又想起當年出國留學在機場上爸媽送行的時候,和參加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當春末夏初遍地油綠似海的六月哈佛園(Harvard Yard),按傳統在畢業典禮上高奏起布拉姆斯的《大學慶典》序曲時,我自然而然地唱起那首<u>《遊子吟》</u>。而此刻人就在孟郊的故居,深覺慈母祖國的溫馨感招,更是情不自禁地懷著遊子回鄉回到母校的心情高歌起孟郊作詞,布拉姆斯作曲的歌來: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唱完,一群可愛的交大母校學妹抱著鮮花蜂擁而上,獻到我胸前。我接到這些各色各樣美麗的鮮花,一時驚喜莫名,下意識轉身想遞送過去給『她』,才猛然醒悟到那個人早已遠離我而去。一時觸景傷情 悲從心來,鼻子一酸,眼睛一濕,淚水像秋雨般奪眶而出,沿著面頰滾滾落下。只見一顆顆豆大的熱情淚珠,轉化成一個個美麗的中國文字,串聯成一首短短的詩句: *【孟郊故居遊子吟,曲罷不禁淚盈盈; 熱情學妹鮮花獻,轉與嬌妻何處尋?*

這首短詩後來發表在交大【友聲雜誌】裡,但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其中的心酸。恐怕知我者唯有我那年邁白髮的娘罷?唉,真想不到,人進中年,早該反哺孝敬母親才對。卻反而還要母親操心,倒過來照顧安慰我,我何其不孝?

前一陣子到加州蒙特里公園小鎮母親的公寓去共度聖誕和新春佳節。看見她老人家日益灰 白的蒼髮和微駝的背脊,心裡又是一陣抽痛,忍不住再掉了淚。趕快把頭調轉回去,以免媽媽 瞧見我眼眶的淚跡。好在老天保祐,母親去年通心臟血管手術順利成功,在醫師定期體檢和護 士經常的細心照料下,身體健康恢復得也很快。後来又能照常參加教會詩班練唱,生性樂觀豁 達的老媽總是樂於幫助照料其他老弱病患。以前在臺灣新竹樹林頭軍眷的鄰居,有一幼子深為 氣喘病所苦。經常半夜三更哭鬧得睡不著覺。媽媽二話不說,提起針筒就去義務給他一針。他 馬上就安靜下來,可以安穩飽睡一覺直到天明。後來移民到美國加州蒙特利公園市,義務教新 移民英文,大家都尊稱媽為"王教授"。和協助移民局和市府官員,以及幫助經營旅行社的朋 友當翻譯,"打電話服務就來。" 鄰居都半開玩笑地說: "你們家一老、一少,有兩位教授哩!" 當時大家庭都生活得充實快樂。尤其看到了孫兒和外孫,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福,全家歡聚 在一起,其樂融融。媽常說:『知足常樂,不求榮華富貴,不爭名利權威。生活得健健康康勝 財富,平平安安就是福!』聖經上不是也教導我們說:『要常懷感恩的心,神的恩典超出我們 的所需所求。』的確,神愛世人,所以創造母親,把 祂的愛伸張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回想母 親坎坷的經歷,使我再度感受到慈母無私的愛心浩天罔極,身為兒女的我們再怎麼作又如何能 報答母愛的萬分之一呢?噢,難怪一千多年前,唐朝大詩人孟郊就吟詠道:*【誰言寸草心,報 得三春暉。* 】不知激起多少人的感動和共鳴。

我不禁又再度回想起我最敬仰的 樂聖 貝多芬 來。這位被 樂仙 莫扎特 讚譽為:『一定會震撼全世界的』曠世天才中的天才,不僅有登峰造極世人無以倫比的音樂上的巨大成就,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和孝心。他早年就離開波昂的家鄉遠赴維也納遊學,心中卻時時惦念著慈母。我曾數度前往維也納踏尋樂聖的縱跡,造訪貝多芬的故居。在維也納中央公園景仰憑弔他的墓碑時,往往激動的不能自己。我最不能忘懷的是他所說的:『母親對我這麼仁慈,那麼值得愛戴,『噢! 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詞, 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而 布拉姆斯之墓就在樂聖的鄰近旁邊。我每次含淚聆聽口唱布拉姆斯作曲,孟郊作詞的這首《遊子吟》,就會想起樂聖這句名諺。啊!上帝創造萬物和人類多麼神奇奧妙阿。無論東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少,所有全人類原本都是出於同一根源,大家原來都是同一家人骨肉兄弟情同手足阿。也難怪種族國籍地域雖有差異,但慈母愛心和遊子愁情卻不隨文化語言風俗而有所不同。不是嗎,樂聖貝多芬和詩人孟郊的肺腑之言不都一語傾述出了古今中外普天之下的慈母心和遊子情嗎!多少年來,偉大心靈不知啟發了多少人啊!

那年母親節,在模範母親表揚大會上,我站在媽後面,自然而然地輕唱起<遊子吟>來。唱完,只見媽和旁邊幾位老太太眼眶中都閃著淚光。媽媽很喜歡大自然,客廳和陽臺上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花卉和番茄黃瓜等蔬菜,並經常與鄰居好友分享。媽媽也很關心國家大事。香港會

歸祖國那天,媽從電視實況轉播,眼見英國八爪鱆魚烏賊旗墜落下,中國旗冉冉升起,雄姿英發地飄揚在青天百日蔚藍的天空。分離了九十九年的香港終於會歸到祖國的懷抱。媽感動的熱淚滿眶。因而激勵我的靈感作成一首中英對照的詩:"小龍回歸母親懷抱",被入選為 1997 年美國詩人協會最佳編輯獎。媽經常提醒我們要愛惜環境,不要浪費食物。帶回家的朔料袋和打包器皿,凡能再使用者,一定洗乾淨保留,絕不輕易丟棄。媽常說:"人類若再不好好保護環境,地球恐怕很快就要毀滅了!"媽愛家人,愛親友,愛國家,愛社會,愛世人,更重要的是,媽敬愛上帝,宇宙萬物的主宰。

如今,媽媽已離開了我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心中萬萬捨不得。但媽媽走得安祥寧靜,沒有痛苦,俩個孫兒、四個外孫兒也都長大成人,沒有遺憾,也不再有憂愁。媽媽被 神接回天家,安息在主懷裡。將來我們都會歡居在天家。誠可謂 "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我主。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招迎迓。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媽將永遠活在我心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媽的愛心 和關愛鄰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胸懷。我何其有辛,能有這樣充滿 愛心 ,全世界最美麗的媽媽。

-- 謹將此文獻給普天下慈母,並祝禱我的祖國和同胞國泰民安富強康樂

附:作者與母親及家人照片 數張



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王申培先生演講會

作者與母親攝於模範母親表揚會(美國 LA)

作者與母親王羅淑貞女士攝於洛杉磯演講會(美國加州)



母與子



Condition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al Action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ation of the Nation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ation of the Nationation of the



《劍橋狂想曲》 作者 散文集





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攝於加州家中)





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攝於加州,蒙特里公園家中)







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攝於加州,蒙特里公園家中)